烟霞中午山

张朝林

伏后一日，我和友人沐雨登临中午山。烟雨浓，四周山峦沐浴在白茫茫的云雾中，此刻，只能看见中午山上的楼阁、飞亭、雪松和我们几位朝拜者。

夏雨从头顶的天幕中来，从笼罩的云层中来，山风漫无方向地吹，霏霏的夏雨，或直或斜或弯或横地乱飞，落在亭子上，溅射出无数珍珠，滚落亭下的松林，不见踪影；栖在雪松上，山风一摇，落入雪松下的白云中。天地间就剩下楼阁飞亭雪松和我们了，其他一切的一切都被白的灰的蓝的青的云雾包裹。

中午山，是汉滨南岭凤凰山岭的一座高山，东临鲤鱼山，南靠香炉山，西望擂鼓台、凤凰山。中午山之奇，奇在走势，鲤鱼山、香炉山、擂鼓台、凤凰山都是串在一起东西走势的山岭，然而中午山，从香炉山上朝北一溜，溜成一座南北走势、南面靠香炉山、东西北三面临空的独峰；奇在登上中午山，若遇上雨后朗天，西瞭，遥远的凤凰山岭宛如一条苍茫的青龙，蜿蜒而下，连接着鲤鱼山；北望可看巍峨的牛山以及牛山山麓下的五里大地；东瞰可见大半个安康城；南仰，却被南岭阻断，只见锯齿连锯齿的山峰上坐着一团一团白云和蓝天。

立亭中听雨，那是大自然赐给人间最美的声音，雨急，雨声嘟嘟，万马奔腾；雨缓，雨声叮咚，琴弦拨动。云雾漫亭，我欲飘飞，不知去处；踏歌起舞，醉卧云处，不由自主；拥抱翠柏，珍珠满身，可否带走？静坐凉亭，忘了自己，忘了烦恼，忘了荣辱，只享受云雾包裹中的中午山的宁静。

雨停看云，烟云渐渐散去，最先露出的是高高在上的香炉山，露出山尖，顶破白云，露出山腰，山云缠绕，又露出香炉山下的山岭，一岭、二岭、三岭，簇拥着香炉山，云海里游走着一艘艘战舰。鲤鱼山则露出“鱼脊梁”。渐渐地，南岭的山都露出来了，幽谷、林壑、山崖、林海，一起浸泡在淡淡的白云里。云慢慢散尽，才看清，东、西、南的群山，围裹着中午山，花瓣型的群山，仿佛一朵巨大的莲花，中午山是刚刚挺起的“莲蓬”，独独地卧在中央，弯向北边的月河和牛山。

斜阳西射，北面的一切都显露出来，夕阳中的牛山，好似一个巨人平卧，守护着脚下的五里大地，七八朵洁白的云，浮在牛山山腰上，慢慢地升腾到山顶，让晚霞涂成彩云，轻轻擦拭巨人的头颅。山麓下的新机场，是一条直直的银线，从西向东横在山腰上，此刻的“银线”，让夕阳抹上红色，红白交加，分外耀眼。一架银色的客机在银线上滑翔、腾起，轰隆隆打破五里的宁静，打破中午山的宁静，带着几朵彩云一起飞向蓝天，新机场上的“云梦小镇”，簇着还未散尽的白云，白墙红瓦在白云里时隐时现。通往新机场的公路，是几条爬向银线的白蛇，从316国道上弯弯曲曲溜上去。新机场下，是千亩桑园，斜阳下绿得可人，绿的发光，成为一面斜铺向新机场的绿地毯，银线给绿地毯锁上了白边。我的家乡就在桑园坡之下，横穿五里的阳安线与“银线”遥相呼应，一列绿皮列车呼啸着穿村而过，又一次打破寂静，驮着几抹晚间的炊烟走了。从凤凰山爬出来的月河，在中午山脚下的斜岭沟拐了一个大大的胳膊大弯朝北而去，拐出了一大片肥沃的土地，这片古老的土地里埋藏着战国秦汉的遗物。朝北而去的月河，在五里老街头扭了身，流向鲤鱼山，归了汉江。一段一段可看的月河，夕阳下泛着金光，好似一条穿越五里大地的一条金龙，在绿色的五里大地上翻腾。工业园区、安置小区、林立的五里镇、美丽的村庄、十天高速公路、西康高速公路，堆放在大地上，堆放成一幅美丽的山水画，高速公路上闪着银光飞速来往的车辆，让这幅画卷活了起来。顺着鲤鱼山看，只看见山尖，山尖上的建筑物，闪烁着一抹一抹的光亮。多半个安康城可看，可惜朦朦胧胧，若隐若现，只有香溪山峦上的银白色球状的地震仪，落在朦胧中的一颗夜明珠，闪着白白的辉。

此刻的夕阳，将西天烧得通红，蜿蜒而下的凤凰山岭成为半边瑟瑟半边红的巨龙，在我的眼前晃动，这美妙的南岭夕阳。

目光收回来，俯瞰凉亭下，亭下绝壁千丈，雪松横生，淡淡的薄雾被夕阳羞红，吼一声，声音回荡，挂在雪松上的珍珠滚落，跌下幽谷。

鸟叫声声

李永明

山村的腊月来了，年味渐渐地浓了，人们准备年货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、烧的都在准备，山村里烤酒的、做豆腐的、卤菜的炊烟袅袅升起，串联出一派祥和的气氛。可是村子里的彪大爷心里有些犯愁了，爱抽烟喝酒的彪大爷，早就断了货，最犯难的是烤火做饭的无烟煤没有了，仅有的一点低保钱购买了一点米面。挨刀死的喜鹊，在门前老榆树上叫的心烦，彪大爷一挥旱烟袋杆子，吓得一对花喜鹊朝对面的山梁上飞去。

彪大爷老伴去世得早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不知道前世做了什么孽，儿子虎娃自小他管教不严，调皮捣蛋、不务正业，不孝敬老人，成家后让彪大爷单独过，衣食住行几乎不管。村干部做工作让虎娃赡养老人，虎娃振振有词地说：“谁管闲事谁养活去。”让人下不了台面，简直一根筋，九头牛也拉不回。

好在左邻右舍的都帮衬着彪大爷，每年到了腊月间，彪大爷的老寒腿病就犯了，疼来刀割般难受，觉得腿里有无数条虫子撕咬着他。每次疼痛时，老人在床上打着滚辗转难眠，彪大爷的日子过得苦巴巴的。善良的乡亲们每年年关都是门前的村民给彪大爷送去柴火、年货，让彪大爷老泪纵横，诅咒他那个不孝之子。

虎娃不闻不问，自己和媳妇过着悠闲的日子，口袋里有几个钢镚就泡在麻将馆，媳妇一管，就鼓起一对牛眼睛吼。时间久了，乡亲们都戳着虎娃的脊梁骨说：“不孝儿子遭天谴。”

为了让彪大爷过个温暖的年，村子里的有志青年军娃和媳妇想了一个妙招。这天，军娃起得很早，冒着嗖嗖的寒风来到了虎娃家，一条小黄狗汪汪地叫着，虎娃开门一看有些吃惊，这军娃很少到他家走动，平时互不来往，没有多少交情。这军娃子头脑活泛，为人真诚善良，乐善好施，在村民中口碑好，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。

虎娃瞪着牛眼睛看军娃。军娃给虎娃去一支烟，虎娃半信半疑地接过烟，点燃，吐着烟圈。

军娃起身查看他的屋。虎娃跟在后面。看见虎娃门前屋后都码放着整齐的疙瘩柴火，心里的想法落实了，他拉着虎娃的手说：“哥啊，咱们这么多年都没在一起谈心了，越来越生疏了，咱兄弟出去走走唠唠家常。”虎娃心里不想去，但伸手不打上门客，这军娃一定有事找他商量，他无可奈何地和军娃边走边聊，不知葫芦里卖的啥药？

喜鹊在竹林子里叽叽喳喳叫着，几声后幽静的竹林更加幽静。

当他两人走到竹林深处的时候，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叫声，军娃仔细一听对虎娃说：“哥，你听着这竹林里的鸟叫着‘剁脑壳’。”

虎娃问这鸟叫的声音是什么意思？军娃说：“这鸟声说不孝顺的人要死脑袋，叫声很晦气，做儿女的要尽孝道，不然鸟儿都不放过。”虎娃听后，心里有些不爽，他觉得对不住自己的父亲了，心里暗暗后悔起来。走着走着竹林里又传来了阵阵鸟叫声“不孝不大，不孝不大”，虎娃又问军娃：“这鸟叫声又是什么意思？”军娃见火候到了，接着对虎娃说：“这鸟叫的声音是说人生在世，要团结和睦、赡养老人、和气生财、诚实守信，干什么事情都顺畅，如果不孝顺老人，做啥干啥都不成啥，还会遇到不少灾难，遭天打雷劈的。乌鸦都会反哺，我们做人更应该孝敬父母。”虎娃听后心里一阵阵战栗，他想起这些年对自己父亲的不公，太自私自利了，自己是个混账儿子，亏欠父亲的太多。

虎娃又瞪着牛眼睛：“军弟，我懂了，咱们这就回去，烫一壶拐枣酒，把我老子也接过来一起喝，今天咱三人不醉不归！”

竹林里又传来一阵子喜鹊叫声。

其实竹林的鸟叫声不是鸟儿的叫声，而是军娃媳妇学着的鸟叫声，她过去在杂技团工作过，擅长口技，特别是学的鸟叫声惟妙惟肖。

葱

邹婷

前些日子，在一只泛旧的花盆里，培土植了一钵小葱，自钵缘向内，浅淋了些清水，置于厨房的阳台上，承蒙着每日艳阳暖照，不多时日，便长成了一团绿云，喜心喜眼。

相比田间地头上那朝食清露、暮浴晚风的青楞楞、壮实实的葱秧子，植于室内的葱苗，初长成时，又细又长的，那浅碧怯静的样子十分可爱，让人瞧见了，不自觉会生出怜惜之情。温室效应，果然见人见物，又长了些许时日后，葱叶看上去倒也直劲些，略略有些似兰，却并无兰之弃烟火，离俗世，孤绝深幽的境气。每日间，熏沐着厨房的油烟，通体反倒浸染着平凡生活的烟火味，越发耐看。细寻思去，见识过一种叫“葱兰”的花，形似葱，开茭白花朵。记得初闻此花时，便不由得喜欢上了它的名字，想那世间最俗之葱，与世间最雅之兰，凑巧拼合而就的名字，岂能不雅？然而，我植于盆里的小葱，长到最后，终于还是认祖归宗，像极了田野间的遍地丛草，不张扬，不娇贵，样子谦卑朴实得要命。闲时，若取喷壶自小叶上下喷些碎碎的水雾，原本惹人怜惜的纤瘦样子，一下子就欢实得不得了。

葱，起初开出的是细碎的小白花。记得小时候，总是乐此不疲地跑去窗台前，观望母亲自己在室内栽培的冬储老葱。最先前，那干蔫儿的老葱在水和阳光的滋养下，会从心中抽出绿叶来，越长越胖。再后，就会于粗壮枝株间长出根绿杆子，挺挺地，上有小线锤子似的花苞，有种一枝独秀的美。花苞外有蝉翼般透明的薄衣包裹着，定睛看去，里面隐约着众多星星点点的绿影子，小蝌蚪似的淘气。忽而一日，蝉衣破裂，自裂处蹦出一簇由无数顶着小白球儿的软枝组成的绒团，圆润润的好看的难以形容。又过几日，小球陆续绽开成花朵，五六朵瓣，自花瓣中心射出细细的针状小管，管顶上附着一滴鹅黄小蕊，毛茸茸的，吹口气过去，微微地颤，像是在与人说话的样子。整朵葱花远远望去，婀娜多姿的，小巧如只蛰起白羽在枝间啄玩的麻雀，美的难以置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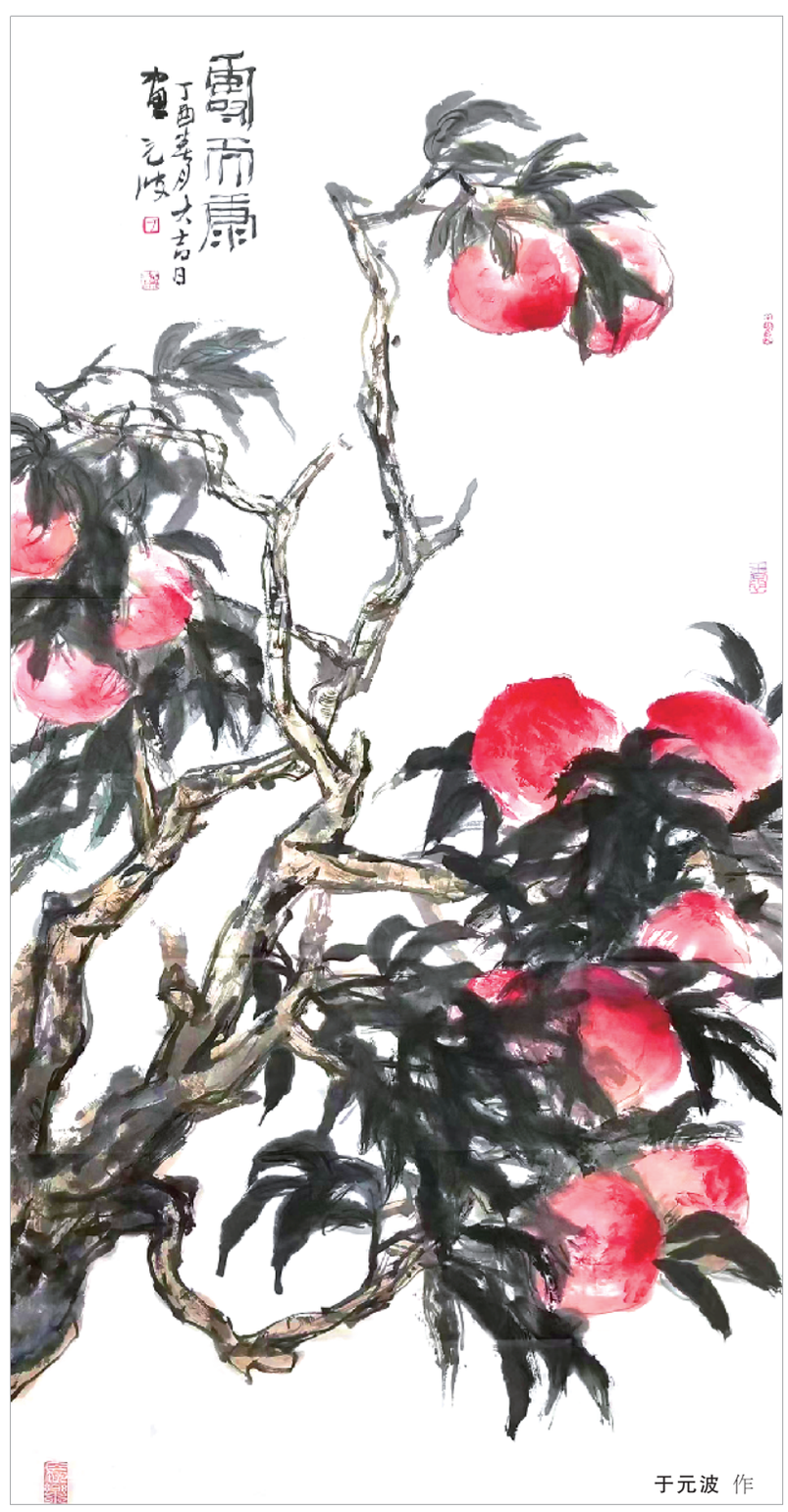
葱，算得是香料的一种，也可算做蔬菜。相较于茄子，豆角，西红柿类，葱和蒜一样，可谓是最卑微的“小人物”，不然，怎么会有“猪鼻子插葱，装象”之说？怎么会有“你算那棵葱那颗蒜”之说？怎么会有“剥葱捣蒜，干的都是小事”之说？葱不仅名字多，种类也多。有冬葱，夏衰冬盛，茎叶皆软；有汉葱，茎硬味淡，冬即干枯；有胡葱，茎叶粗硬，根若金灯；有茖葱，生于山谷。记得小时候，与伙伴们一起在田野间采摘过一种野葱，葱叶极细，味很香，直接吃味道不怎么特别，拿回家，母亲拿盐粒儿煞煞，腌个三五日的，就饭吃，极香。现在生活中常吃的葱，大致也就分作小葱，大葱。小葱就是常说的香葱，蒜头状的白，细细的绿叶子，与豆腐“会合”，少许盐，少许味精，少许香油，调调拌拌，香喷喷的小葱拌豆腐让人大快朵颐。比之小葱的单一，大葱则可分为两种。葱白短的叫旱地葱，其辣味浓重；葱白长的叫水葱，辣味相对清淡。市场里经常可以买到的一种大葱，中空的管状绿叶，掰断了，可以伸进去一个手指；葱白更是悬乎，有尺半之长，切成段儿，能吃好多天。

葱，虽为香料，然其香却不似他物般见风即有，且芬芳几十里。葱的香，或需咀嚼，或需炙火红油的淬炼方能显出。然而葱的香并不孤绝或独占鳌头，它总是会完美地融进食物的酸甜苦辣里，不显山不露水的。相比葱香，葱绿却是种独特执拗的色调，若在穿衣佩饰上，是很难与它色妥协的。若于食物上讲，葱绿却又是极柔和谦卑的色调，与什么色泽都能搭配，比如小葱豆腐，大葱卷饼；或比如葱爆羊肉；再比如葱炒小肉，葱烧海参，都可谓是相得益彰。

忆及童年，母亲为我专门做过一次红油葱花小水饺，红油沥沥上飘着几粒翠绿葱花，朵朵惊艳。后用小勺自碗底上下微微搅动，便有白皮儿的小饺子从汤水里隐约露出头来，眨眼，又顽鱼似的滑到汤里，不动声色地将那碧绿葱花“食”去几朵。那一餐，是记忆里亲历过的最香的一顿水饺，傻乎乎地吃的一头汗雾不说，酸酸辣辣的余韵品咂于唇齿间，久久不能忘怀。长大后，自己也学会了熬制葱花小粥。先将小葱花切碎，少许用热油炝了，加水后，放白米，大火滚开，小火熬好，出锅前，再将剩余的葱花碎撒在粥面上，搅拌均匀即可。煮好的粥，盛于小碗，星翠闪闪，淡香隐约，再就碟小咸菜，三五小饼，吃起来，也是滋味悠长。

葱，大概是世间最寻常之物，亦是最不可或缺者。它不仅与食物可随意融搭，亦可自成一章独成一菜。记得少时，在老家，每至起火做饭时，自己便总会小影绰绰的绕过屋后，绕过几家邻墙，绕过一片开阔荒地，寻找那地堰上初发的羊角葱，采摘上一把，也或揪上几根细细矮矮的春韭，一路欢颜，哼着小调返回。将那采来的羊角葱，打井水洗过，交给母亲于案板上切成小丁，和面烙上几张葱花小饼子，再炒上盘脆生生的酱油土豆丝儿，最后，再撒一把绿绿的葱末或韭沫于上，平凡的日子忽一下就有声有色有滋有味起来。如今再想来，仍旧觉着，再是平淡无奇的日子，只要用心点缀，自会温润许多的。

向晚时分，系围裙，净手洗菜，起火，温油慢炖，巧巧地做了碗清汤手擀面，亦不忘从窗台的小钵里，摘取三五嫩葱叶，细刀切碎，捏撒于面汤之上，于初夏的橘色灯辉下，捧起一钵的清淡与青白，暖暖的香气里，生活的真意与情趣，便全在掌中了。葱，香在后，辣在先。切葱的时候，人总不免会叫它辣出两眼生泪来，可为了那香，落些泪，也是该着的正理儿。毕竟，这世上哪有不舍而得的事？



于元波 作

永不凋零的莲花

余洁

盛夏时节，酷暑难耐，罕见的高温天气，热浪滚滚，令人心烦气躁。盼啊盼啊，周六早上，“哗！哗哗！”雨欢笑着，落到房子上、树上、地上，大地开始欢歌，晨练的人们有的仰着头，让雨尽情地洒落，有的兴奋地在雨中奔跑。风迎面吹过来，一股久违了的凉意迎面扑来，我张开双臂，贪婪地吮吸着这个清晨湿润清新的空气，真好！蓦地，我想起了荷塘，久旱的荷花会是什么样子？雨后一定更娇艳吧！走，到汉阴双乳镇赏荷去！

说走就走，一想到珍珠一样的水珠在荷叶上滚动，就格外兴奋，心里那个美呀，真是喜不自胜。车子经恒口下高速，地上全是干的，这里居然没有下雨！有点失望。不久，到了三同村荷塘，哇！来这里赏荷的人还真不少，一大片一大片的荷花开得正旺。荷塘间的小路已被刷成了彩色小道，路边点缀着一垄一垄盛开的各色小花，不是这里的主角，却为荷塘增色不少。生活总是这样，失望过后，转身就是惊喜，悲喜交集，才是人生常态。

风一阵一阵吹来，荷香沁人心脾，没有了前几天的燥热。挨挨挤挤的荷叶此起彼伏，那些粉色的白色的荷花，无论是盛开的，还是含苞待放的，亭亭玉立，都在随风翩翩起舞。还有那些或大或小的莲蓬，有的探出小脑袋，有的自信地傲立在荷田，有的则安然恬静地立在枝头，已蜕变成黄褐色，像一个个洗尽铅华、芳华褪去的女子，成熟淡然。看看这一塘的荷花很美，再看看那一塘，也很美！我们就像一只只小蝴蝶、小蜜蜂、小蜻蜓，就这么欢快地在荷塘间穿梭，痴迷着荷花的一颦一笑，想象莲蓬里莲子的模样。在荷塘长廊上酣然入睡的女子，四周都是荷花，嗅着荷香，她的梦一定是幸福的。

“爷爷，这朵花真美！”转身望去，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手指一朵盛开的荷花，“我能摘下这朵花吗？”“孩子，你观察的真仔细，这朵花真的很漂亮，花摘了别人就看不到了，美要大家一起分享。喜欢就要爱护它，明天我们还能看到它呢。”小男孩扑闪扑闪着大眼睛真可爱，他拉起爷爷的手：“好，我知道啦，爷爷！”多么朴实的语言！一口地道的汉阴方言，头发花白，戴着眼镜，一张沧桑的脸又是如此慈祥。不远处，有妙龄女子摘了莲蓬，在荷花边拍视频，她眼里的美，是狭隘的，她不知道，自己亵渎了莲蓬的美。

目之所及，到处都是荷花。此时此刻，我想起了叶嘉莹先生，满头银发，紫色的长裙，灰色的丝巾，儒雅端庄，文采斐然。多年在古诗词中修炼的优雅，是风华绝代的妙龄女子难以企及的。她的生日是六月初一，这一天是荷花的生日，因此她的乳名是小荷。先生一生爱荷，写过很多与荷有关的诗。她说：“我的莲花总会凋落，可是我要把莲子留下来。”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，常常会看到叶先生的身影。这位古诗词的女儿，九十多岁的高龄，依然精神饱满。她说，在这样的年纪还能为国家教书，是多么的幸运！她将全部财产捐赠，用于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。“人生易老梦偏痴，千春犹待发华滋。”她的大美，就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莲花，盛开在每个人的心中！

光阴如水，我们常感叹岁月无情，当年风华正茂，明眸皓齿，一转眼身材臃肿，两鬓斑白。读叶先生的《独陪明月看荷花》，心净如莲。人生短暂，何惧容颜苍老。其实，修炼自己的内心，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善良，知足，正直，向上，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呢！那朵最美的莲花，正在心中静静地绽放。

县域文荟·汉滨

茶缘

李华磊

20世纪70年代，我家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差，但父亲每年都会想办法弄一点当地的茶存起来。自己平时舍不得喝，只有家里来了客人，父亲才让母亲把藏在箱子里的茶拿出来给客人泡。那时候我觉得，喝茶是大人们的事情。

我们老家当时有一个林场，林场栽有少量的茶树，每年都会自己采摘茶叶，用铁锅手工炒一点茶，卖给当地一些能够喝茶的人。每次看到客人和父亲喝茶聊天，以及享受喝茶的样子，我很羡慕，有时候我会在客人走后偷偷地喝父亲茶杯里的茶水。茶水并没有我想象的甜美味道，茶水中的焦味、苦味让我难以下咽。我就纳闷了，这东西有啥好喝的啊？

我当时年幼无知，不知道喝茶是有讲究的。我参加工作后，我的一个同学在当时的田坝乡工作，每年他都会帮忙弄几斤茶叶，满足我喝茶的需求。当时茶叶的颜色、味道都比小时候父亲喝的茶好多了，就这样，我慢慢喜欢上了喝茶。我对喝茶没啥苛求，只要能喝就可以了。我平时喝的茶叶有平利茶，紫阳茶，也有汉滨区内的茶叶。其实我最喜欢喝的茶叶是流水镇的马泥茶，但由于其产量少，不容易买，所以只好喝其他地方的茶。

一个喜欢喝茶的人，注定和茶是有缘分的。2016年，汉滨区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到双龙镇采风，我才第一次真正和茶园有了近距离的接触。双龙镇内不仅有清澈的河水，也有资源丰厚的群山，双龙镇栽的茶树是陕茶一号，可以说双龙镇是陕茶一号的摇篮。这里山坡上、田园里到处都是黛绿色的茶树，这些茶树像一排排列队的士兵，笑迎八方宾客。当地经验丰富的茶农一边给我们讲解茶园的有关知识，一边给我们示范采摘茶叶的方法。通过讲解，我知道了什么是两芽一叶、一芽一叶。而我只知道品茶、享受茶叶带给舌尖上的美味，却从不知道种茶、采茶、制作茶叶的艰辛历程。当地的茶农告诉我：双龙的茶之所以色、香、味俱佳，与当地水土有很大的关系，只有水质纯净无污染，才能长出好茶。如果把双龙的茶树移栽别处，生产出来的茶就没有双龙的茶味了。行走在清澈见底的双龙河边，置身于美丽的茶园，吮收着带有泥土气息的空气。合影留念，看蓝天白云，听小河流水，赏田园风光，一切都是那么惬意。

2021年，参加牛蹄镇茶文化节的采风活动，通过参观茶园、观看茶叶制作流程，听茶园园艺师对茶叶知识的讲解，我更深一步了解了茶叶制作对技术的要求和茶农的不易。没有茶农的精细劳作，就没有茶叶带给我们的美味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慢慢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也对喝茶产生了依赖。每天早上我都会起早烧一壶开水，然后把茶放在玻璃杯里，先用开水冲洗茶叶，倒掉杯中洗茶的水，鼻孔对着玻璃杯口来回吸上几口气，茶叶特有的香味瞬间进入人的五脏六腑，让人精神爽朗，心旷神怡。

随着物质文化不断地发展，人们也在不断地追求生活的质量。健康的饮食文化、饮食理念也在逐渐形成，能够喝到对人体健康有重要作用的富硒茶成了人们的一种追求。

每年清明节前后，我都要在双龙镇或流水镇买上够自己一年喝的茶叶存起来，家里的冰箱里装满了茶叶。为此，爱人嗔怪我把喝茶当饭吃，我总是笑而不语。